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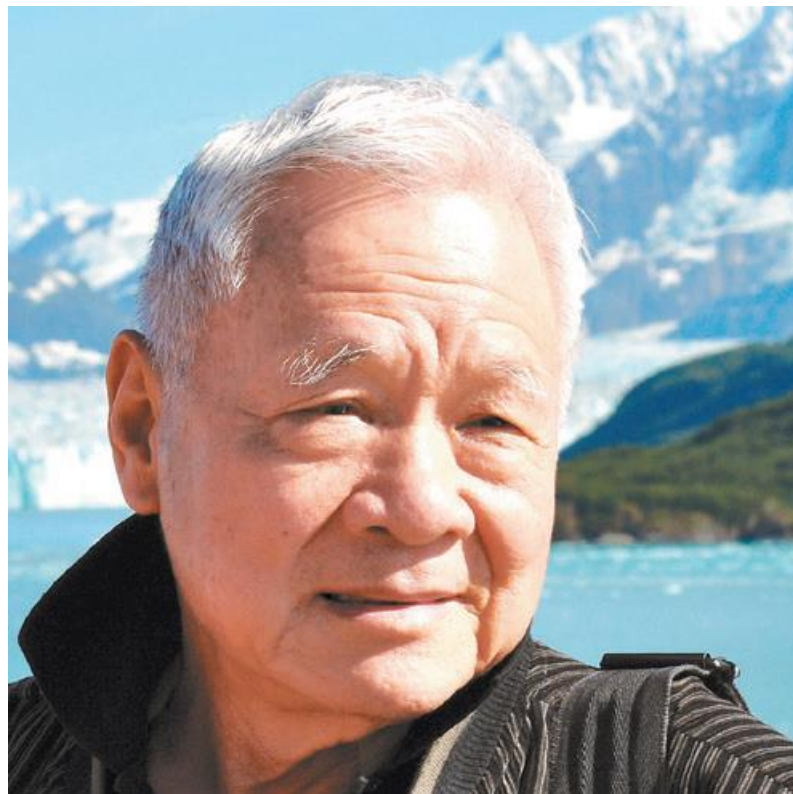
《加華文苑》特刊

主編：《華章》《菲莎文萃》《詩夢楓樺》《加華文苑》特刊聯合編委會

一日詩人 一世詩人

向詩儒痙弦致敬系列活動之二

(2021年8月28日)



目錄

[一日詩人，一世詩人（刊前語）](#)
[現代詩的一座奇峰：詩人痙弦](#)
[雅音繞樑，弦樂不絕](#)
[傾聽痙弦](#)
[以《如歌的行板》為節奏操練快樂](#)
[詩意的人生](#)
[與痙弦先生一起溯往](#)
[穿過記憶的河流](#)
[敬聆痙弦](#)
[生命之鹽](#)
[痙弦和牛車圖書館](#)
[痙弦詩論的文化視野與民族風味](#)
[贈痙公詩詞二首](#)
[致敬痙弦九十大壽詩聯](#)
[向痙弦致敬（聯）](#)
[賀痙公九十壽辰詩二首](#)
[賀痙弦公九十壽詞二首](#)
[獻給痙弦先生的詩詞聯](#)
[鷓鴣天·壽痙弦時翁](#)
[歲月如歌](#)
[恭賀痙公九十壽誕](#)
[槌衣石](#)

特刊聯合編委會
陳義芝
公仲
陳瑞琳
劉荒田
林楠
蕭元愷
王立（辛上邪）
趙慶慶
艾倫
諾拉
章繼光
沈家庄
蘆卉
微言
陳良
馮玉
劉明孚
南山
韓長福
索妮婭
宇秀



一日詩人，一世詩人（刊前語）

特刊聯合編委會

時光如梭，歲月匆匆，可我們的內心深處，還總會有一些關於八月的牽念……

過往，我們是與痙公聚在一起歡度他的生日的。

今年不便了，儘管庚子已過，但疫情還在。

感謝三家文學社團（加拿大華人文學學會、加拿大中華詩詞學會、加拿大大華筆會）的攜手努力，「向痙弦致敬」的《華章》特刊，今日面世了！

整版雖容不下我們的心意，可字字含著我們的深情。我們把它作為最珍貴的禮物，獻給痙公，獻給詩友，獻給這個不平常的八月。

痙弦新詩藝術的珍貴實踐，為新詩百年做出了傑出的貢獻；痙弦的詩論，是眾多青年詩人追尋的文學夢想。

痙弦一直關注著海外華文文壇的建設與發展，並依照他的副刊學理論，創辦了世界日報《華章》副刊，至今已刊出 70 多期，得到讀者的廣泛好評。

痙弦倡導的海外華文文壇「一盤棋，一家親」的理念，讓我們擁有了更加開闊的文學視野。這些年，痙弦一直帶領我們為建成世界最大文壇的願景而努力。

值此八月，我們呈上「向痙弦致敬」的《華章》特刊，以表達我們對痙弦先生的崇高敬意。



現代詩的一座奇峰：詩人痙弦

文/陳義芝

1.

秋天，秋天什麼也沒留下
只留下一個暖暖

只留下一個暖暖
一切便都留下了

——《秋歌》

誰在遠方哭泣呀
為什麼那麼傷心呀
騎上金馬看看去
那是昔日

——《歌》

五月已至
不管永恆在誰家樑上做巢
安安靜靜接受這些不許吵鬧

——《一般之歌》

上述詩行，出自《痙弦詩集》中以「歌」字為題的詩，我隨意摘選，讀者即不難感受痙弦（1932-）詩的語言韻律、抒情魅力、人生體悟。試想第一則「只留下一個」的專一決絕，第二則「金馬」作為昔日象徵的突出，第三則參透生命後的坦然自在，非風格名家無法有如此迷人的表達，而這幾首還不是痙弦最被傳誦的詩篇。

2.

痙弦旅居加拿大，已多年未返臺，讀者如我思念實深，只能藉讀他的詩遙遙致敬，祝福。

回想 1970 年代，晨鐘版《深淵》詩集是我最初接觸的痲弦讀本，書頁空白處留下不少註記，或用鉛筆或用原子筆，間雜畫線畫圈的標示。一本書能引你多次閱讀，自然是極其偏愛的書。到了 1980 年代，我又買了洪範版的《痲弦詩集》，其後為《國語日報·古今文選》註釋賞析，及撰寫研究論文，用的都是這個版本。

2011 年余光中在《聯合副刊》發表《天鵝上岸，選手改行——淺析痲弦的詩》，說痲弦詩可稱傑作的，至少應包括下列十首：《紅玉米》、《土地祠》、《印度》、《船中之鼠》、《馬戲的小丑》、《深淵》、《坤伶》、《上校》、《給橋》、《如歌的行板》，識者無疑地贊同。但「至少」一詞，留有空間，說明實不止此數。如果增列，我想還可舉示：《鹽》、《巴黎》、《下午》、《復活節》、《一般之歌》、《赫魯雪夫》、《水手·羅曼斯》、《戰時》、《乞丐》、《遠洋感覺》等十首。有這麼多傑作，當然可以說是中文現代詩風格的創造者。

五十年後的今天，我讀《痲弦詩集》，沉浸於他那特殊音色、特殊聲腔、特殊語法——令人驚奇的心思趣味，詭譎又親切，家常又戲劇——難以定義其告解或控訴的詩，感受豐繁，確信那不只是單純的偏愛，是因為唯有讀到好詩才有的欣喜。世紀初，我從副刊主編轉往臺師大任教，指導或口考的研究生有好多位做痲弦研究，最新一本論文是《痲弦詩中的戲劇性角色原型》，證明痲弦詩藝的恆久影響。

3.

當代詩人發表詩作數量超過痲弦的何止一二百人，但論詩質，痲弦又遠超當代，能與比肩者二三人而已。陶淵明詩作一百餘首，杜甫詩作多達一千餘，後世同稱偉大，未嘗以百千數量做比較！像痲弦付梓八十八首，而深印人心、可傳可誦者，竟達四分之一，傑作如許多，我們怎能說他的詩不多？是他精於把關，不產平庸之作，或也書寫也發表了，但當結集時自覺不夠嚴謹而毫不自珍地刪去。痲弦在我出生那年開始寫詩，不到五年就已塑造出「痲弦風」，當時有大批追隨模仿者而難得其真髓。即使不說他是天才，也絕對要讚嘆他那獨一無二的自我審視、自我篩選能力！

1958 年他榮獲藍星詩獎，同輩的余光中評論道：「痲弦的抒情詩幾乎都是戲劇性的」，「痲弦的另一特點便是善用重疊的句法」，「痲弦的第三個特色是他的異域精神」。老師輩的詩人覃子豪也讚賞他的詩是「古老中國和現代西洋混合的產品」，「他的歌謠風格，是攫著了歌謠的神韻」。異國情調的塑造與對新奇陌生事物的渴望，是當年許多不甘於保守固舊的詩人的共同方向，造化不同，結果各異，痲弦接收了西方技法的衝擊，成功轉化出屬於他的現代詩風。

4.

1966 年以後，痲弦最重要的筆耕，在理論研究與批評實作。他談新詩殿堂的建造、對現代詩的省思、臺灣詩的薪傳……，既宏觀詩史，又逐一掃描詩人，縱橫燭照，筆力壯闊，完成《中國新詩研究》、《聚繖花序》（I、II 冊）及《記哈客詩想》，共計五十萬言。稱他為當代詩學領袖人物，也很恰當。

1981 年出版的《中國新詩研究》最大的貢獻是：在兩岸對峙、史料極度缺乏的年代，率先引介廢名、朱湘、王獨清、孫大雨、辛笛、綠原、李金髮、劉半農、戴望舒、劉大白、康白情等十一位詩人，彌補民國新文學的斷裂。

談劉半農一文，引出「方言文學」創作的觀點，強調「我們母親說過的言語」能產生最動人的文學。此文發表於 1973 年，在這同時，臺灣的方言詩（臺語詩）接續日據時期賴和、楊華的火苗，由林宗源、向陽重新嘗試。以當時的時代氛圍，痲弦這一認知算得上寬廣、前衛。

論劉大白，著意於傳統、傳承。論康白情，必須具備歷史感。論朱湘，推崇詩體試驗。論王獨清，稱道異國情調美。論廢名，肯定其幽玄現代，預言聲價將愈來愈高。論綠原，分析其文學影響、創作師承。論戴望舒，評說中西語言的融合。論李金髮，關注詩素與表現開拓。論孫大雨，提出長篇巨製的期許。除彌補新文學的斷裂，也深入不同的課題發明。

那一批研究最早的一篇寫於 1966 年，在臺灣，那是雷震入獄、《文星》雜誌被迫停刊、思想箝制嚴厲的時代。文獻資料的取得，固然得力於機緣，也必賴史識、眼光和接續文學史的使命感。

2004 年結集的《聚繖花序》，雖是各自成篇的書序，彙總來看，分明呈現痙弦的當代文學史意識，我在《詩人批評家》一文曾談過這本論著揭示的詩美學，有關實質與形式深具意義者，約可分四點：

一、「詩的抒情本質，從來就沒有改變過」。痙弦說，有抒小我、大我、無我之情，無論那一層界，必須通過一個情字。「情」是詩的本質，離此則不成其為詩。

二、新詩的語言，要由內在藝術需求激引，不要變成末流的文字遊戲，不要以拗句偽裝深刻、以模稜語意故示神祕。為了激發語言的生命力，增強中文的表達功能，他主張重鑄古典詩詞語彙，吸納外國語法，並從民間歌謠、俗文學中吸取養分。任何字詞都可入詩，但看詩人有沒有「文字的感覺」。

三、好的新詩，不覺其格律，實則其格律已融入詩人的情感。「新詩句子的長短是不確定的，句裏的節奏乃是根據內容意義與文法邏輯區分的，所謂『新的聲調既在骨子裏』，也就是一種內在的音樂性的講求。」

四、有關社會性的省思，痙弦認為「不管你寫什麼，點的或面的，局部的或全體的，個人的或民族的，只要寫得好，都有社會意義」。這一見解，消融了倫理觀與美學觀的對立，將社會意識納入抒情本質中，是純粹而博大的批評。

5.

在國人尚未將眼光及於海外的年代，痙弦選編《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詩卷》，獨能兼顧海外華僑、華裔詩人作品，收錄的範圍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香港及英國、美國，為「華人文壇」插旗，預示了「世界華文文學一盤棋」的新時代思維。

查相關資料，他的這一思維行動，溯自 1960 年代後期，於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研習那兩年，勤跑圖書館，勤作筆記；返國後出任當年頗負盛譽的文學期刊《幼獅文藝》主編，多方聯繫海外學人，邀稿、闢專欄，眼界更為開闊。1980 年代他主辦的「聯合報文學獎」，附設「中國大陸短篇小說獎」，獎勵海峽對岸長期隔絕的作家，也源於這一跨界思維。在臺灣戒嚴的年代，竟能關注全球華文創作態勢，那是怎樣的眼光與胸懷啊！

說到他在媒體傳播方面的貢獻——提携年輕有潛力或因故停筆的創作者，關懷變遷中的社會現實，解構舊思維，塑造新情境，最具有獨特里程碑意義的要屬：邀請光復前臺灣作家再出發的《寶刀集》，及溝通融合不同階層價值觀的「第三類接觸」專題設計。我曾寫過一篇論文《副刊轉型之思考》，收在文建會出版的《世界中文報紙副刊學綜論》中，詳述痙弦當年引領的文學風潮。

余光中說，痙弦對臺灣文藝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最大的貢獻「仍應推現代詩之創作」。是的，編輯志業雖可敬，作品更是詩人紙上風雲的憑藉，談痙弦傳奇，終究要聚焦在他以其詩篇「對民族母語的貢獻永不磨滅」。這一點上，他是二十世紀中文現代詩的一座奇峰。

作者簡介：陳義芝，1953年生於臺灣花蓮，臺灣師大畢業，香港新亞研究所碩士，高雄師大中國文學博士。文學創作逾四十年，其詩作冶煉敘事抒情於一爐，《臺灣現代詩史》稱許為當代焦點詩人。曾參與創辦《後浪詩刊》、《詩人季刊》，擔任《聯合報》副刊主任(1997-2007)。先後於輔仁、清華、東吳及臺灣大學等校兼任教職。現為臺灣師大國文研究所兼任教授。已出版詩集《青衫》、《新婚別》、《不能遺忘的遠方》、《不安的居住》、《我年輕的戀人》、《邊界》、《掩映》、《無盡之歌》等九冊，另有散文集及學術論著多種。詩集有英、日、韓譯本。



雅音繞梁 弦樂不絕

——症弦禮讚

文/公仲

症弦在華文文學詩壇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這種泰斗級開創性的詩壇老一代，在當下已經是極其珍稀寶貴的了。其實，他才大我兩歲，可我總以為，他是我的老前輩老老師。每每見到他，總有些誠惶誠恐、謙恭不敏。總能感受到一種威嚴，一種慈祥。我深深地敬愛他！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 我想反李商隱有些傷感之情來說症弦的華年。他在青春華年就已成名，從此一發不可收。他的《詩抄》、《深淵》、《鹽》，奠定了他在臺灣文壇的歷史地位。他是研究戲劇出身的，曾飾演過《國父傳》中的孫中山，名噪一時，連演 70 場不衰。他那時的詩作也富有戲劇色彩，往往會有情節，情韻委婉悠長。他講究思想深，感情真，技巧新。淳樸而充滿濃郁的鄉情，厚重而流淌著無盡的滄桑。他有獨特的創作風格，民謠寫實與心靈探索相結合。他主張革故鼎新，「擺脫本位的積習禁錮，從舊有的城府中大步的走出來」，[走向西方，回歸東方]。在他後期的創作中，更加重視詩歌的社會意義，在他《現代詩的省思——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言》中，宣示了他的詩歌觀：[現代中國詩無法自外於世界詩潮而閉關自守，全盤西化也根本行不通，唯一的應行之道是在歷史精神上做縱的繼承，在技巧上（有時也可以在精神）做橫的移植。兩者形成一個十字架，然後重新出發。把現代中國人表現感情的、思維的、生活的、哲學的、道德的方式傳達出來。] 請讀他的一段詩歌來看看吧。《我的靈魂》寫到：「我的靈魂，如今已倦遊希臘，/必須回家。 /君不見，秋天的樹葉紛紛落下。 /我聽見，我的民族，/我的輝煌的民族，/在遠遠地喊我呀。 /黑龍江的浪花在喊我，/珠江的藻草在喊我，/黃山的古鐘在喊我，/西蜀棧道的小毛驢在喊我哟！」他是當時臺灣現代詩派的一面旗幟，大膽學習西方，勇於創新變革，但不忘先祖，懷鄉思親，對祖國愛得真切深沉。

1966 年，他作了一個決策，重點轉向了文學編輯和研究。他與洛夫、張默創辦了創世紀詩社。他主編了《創世紀》、《聯合報》副刊和《幼獅文藝》、《幼獅學志》等刊物。他選擇了做伯樂，做園丁。他並不以為這祇是為他人做嫁衣裳，他說這是事業，甚至是偉業。無數作家讀者得到過他

的說明、指教、提攜、恩澤。他堅持來稿必復，一定不要埋沒了人才。他尊重作者，平等相待，耐心輔導。就像席慕蓉、宇秀等也都得到過他真心誠懇的說明。他可謂恩蓋宇內，澤披後世。

[人生朝露，藝術千秋，世界上唯一能對抗時間的，對我來說，大概只有詩了。] 詩歌，曾使他成為了一位風流倜儻的年輕的現代派詩人，也是詩歌，現在使他成長成為了一位仙風道骨、道貌岸然的偉大詩聖。他說，「詩是信仰，如同宗教家殉道，詩人終生殉美。 2016年，他在祖國大陸出版了一本《痲弦詩集》。這是他畢其一生之詩作集大成者，意義非凡。全書有詩序，有英文譯文，分八卷，第八卷還收錄了他 25 歲以前的詩集，並有詩友的評論。這可謂痲弦詩歌大全。這對廣大的詩歌愛好者和詩歌研究者來說，都是特大的好事。時值米壽，宇秀（休休）受他之託，寫了一首《槌衣石》，追憶懷念他專程從河南老家帶到加拿大來的當年母親操勞一生的那塊槌衣石。這詩叫痲弦潛然淚下，也叫蘇煒、劉登翰讚不絕口，更叫廣大讀者深受感動。其實，他本身就是一塊承受過各種打壓，九十年寧裂不碎的槌衣石，並練就出了一副詩壇的不朽金身。 如今，他的詩作詩論爐火純青，道德風骨完善徹悟。他語重心長地說，詩歌應該是[出自內心的召喚和夢想]，[生命本質的體驗。] 他毫不客氣地批評說：[從徒然的修辭上的拗句偽裝深刻，用閃爍的模稜兩可的語意故示神秘，用詞彙的偶然安排造成意外效果。只是一種空架的花拳繡腿，一種感性的偷工減料，一種詩意的墮落。] 這一席話是他詩歌一生的經典感言，也是對詩壇後人的諄諄教導和親切期待。 我們當認真體會，永遠銘記在心。

完稿於南昌大學青山湖區 18 齋
2021 年 8 月 8 日



傾聽痲弦

文/陳瑞琳

2021，讓人回首感懷的日子。想到此生最美的風景，就是遇到敬仰的人。眼前的世界很大，作家很多，但有很多的作品是可有可無。可是，在我心裏，有一位老人，如果沒有他，感覺文學的歷史會有缺陷，文壇也會少了今天的熱鬧。他一直是漢語世界熱情的火炬手，也是文壇的惺惺保母。他時而登高呼喚，時而匍匐播種。經歷了世紀的滄桑變幻，人間的悲歡離合，如今是百萬漢字圍繞他，千萬華章溫暖他。他，就是痲弦！

在美南的休斯頓，我見過痲弦先生兩次。一次是美南作協邀請他來演講《聚繖花序》這部書，我才知道他為文友寫了那麼多新書的序跋。第二次是他來休斯頓出席北美首屆「我的父親母親」徵文大賽的頒獎典禮，就是在這一次見面，我親自傾聽了他發表華文文學大文壇的展望和倡議。

關於痲弦先生，我敬仰他的首先是他那寬闊深邃的眼光，他看文學的目光總是獨特的，甚至是超越的，既有全球性的宏觀視野，又有本土性的深耕細作，他的一生，一直是腳踏實地地為華文文學添磚加瓦，很少有人具備如此高遠的大胸懷。讓我再感佩的是他愛護每一個作者，雖然他遇人無數，但都毫無保留地給與鼓勵和肯定。可以說，他是漢語世界裏最溫暖的人，是我們在文壇上取暖的炭火。

想當年，痲弦先生洞若觀火，高行健的《靈山》手稿到了他手上，是他輾轉幾家出版社後終得以問世，《靈山》於200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痲弦先生曾任職《聯合報》副刊20多年，擔任幼獅文化公司期刊部總編輯及《聯合報》副總編輯兼副刊主任，當年他主編聯副時，與《中國時報》副刊主編高信疆兩大文人互相以版面較勁，更是文壇的盛事及佳話。他的一生，既閃耀著詩的風采，又充滿著戲劇般的傳奇。

最難忘 2014 年 7 月 27 日，在加拿大的列治文市，能夠與痲弦先生在加拿大歡聚。交談的重點就是傾聽他關於構建世界上最大華文壇的宏偉設想。痲公講話，聲音不高，臉上笑咪咪，但語氣堅定，文字簡潔，入耳來句句猶如春雷。

早在 2010 年 3 月 21 日，痲弦先生首次發表他關於世界華文文學的期待與展望，他在演講中有這樣的話：「以華文文學參與人口之多、中文及漢學出版之廣泛、以及中文在世界上的熱烈交流激蕩等現象來看，華文文壇大有機會在不久將來成為全世界品質最大最可觀的文壇。」2011 年 3 月 3 日，痲弦先生將他的思考整理為《大融合——我看華文文壇》，正式發表在《中國藝術報》上，引起了海內外的熱烈反響和呼應。

痲弦先生認為：進入 21 世紀，世界華文文學的重大使命就是要努力建構華文文學在世界文壇之應有地位。他在文章中介紹：「現今華人人口佔世界第一位，中國大陸 2007 年公佈的數位是 14.06 億，臺灣是 2300 多萬，世界各地華僑、華裔估計約 5000 萬，所有這些人，都是說華語的。也就是說，全球有四分之一的人使用中文。」再說到華文的優勢，痲弦舉出四點：「一、人口眾多，二、語言優秀，三、情份交感，四、文化共融。」

領會痲弦先生所分析的華文優勢，讓我想到了海外作家嚴歌苓和張翎，她們都是可以用英文寫作的人，但卻堅守著中文的魅力無敵。嚴歌苓說：「我要堅守語言的中國，好的作家能通過作品留住文明的語言。」（《華文文學》2014 年 3 期「回歸語言的中國」）海外的很多華裔作家，都認為漢語所傳達的「情感色彩」與「文化底蘊」，決定了漢語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優秀的語言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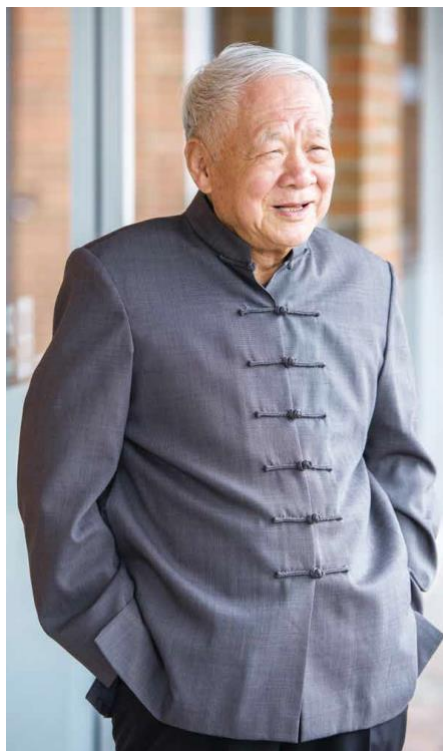
坐在列治文市中心溫暖的咖啡廳裏，聽痲公感歎：「建構華文文學的大文壇，代表著我們的華文文學邁入了成熟，有了文化的擔當！」痲弦先生說得好：「海外華文文學無需墮入中心與邊陲的迷思，誰寫得好誰就是中心！」為此，他舉杯大聲呼喚：「我期望那集納百川、融合萬彙的大行動之出現！」

這大行動首先就是他帶領同仁在北美《世界日報》上創刊的《華章》。痲弦先生在卷首語中慨然寫到：「大風起兮；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華章！」漢字，這個世界上最美、最古老的文字，承載著五千年的文化精髓，以她醇美悠長的酒香，流淌在我們的血液中，以她愈來愈強大的魅力，瀰漫在世界的各地。壯哉，《華章》！懷著一個宏大的文化理想在北美的大地上誕生。

一路馬蹄花香，一路濃彩重抹，由加拿大華人文學學會與加拿大《世界日報》副刊共同創辦、痲弦任主編的純文學作品專版《華章》，自 2012 年 12 月 28 日創刊以來，轉眼走過將近 10 年的時光。面對一個百川匯流的時代，《華章》的豐碩與繁榮，來自「天時」，也來自「地利」。進入新世紀以來，海外的華文創作進入到一個多元化的噴發期，尤其是兩岸作家以及新老移民在創作視點上的差距逐漸縮小，歷史造就的悲情逐漸淡化，共同關懷的民族以及社會的焦點在題材選擇及藝術風格上甚至表現出融合之勢，由此造成了北美華文壇幾代同堂的絢麗局面，也隨之引領了當今世界華文作家創作的空前熱潮。

每期捧讀《華章》，重溫經典的感覺，心裏湧起久違的興奮與悸動。當今的報紙副刊競爭激烈，哪家能聚攏更多的名家，團結更多的作家，發現、培養更多的青年作者，不斷推出高水準、高品質的文學作品，哪家就擁有無可替代的優勢。《華章》不僅為北美文壇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對於世界華文壇的發展也都有開拓先鋒的意義。

楓林絢爛，感念痲弦，他是漢語文壇的護旗手，也是栽樹人。立於世界文壇的漢字之樹必將越來越壯大，越來越繁茂。痲公期待的心願，必將到來。



以《如歌的行板》為節奏操練快樂

文/劉荒田

《韓詩外傳》記下孔夫子高足曾參的一段語錄：「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讀過這一段，一連三天，想到都要發笑。就我極為狹窄的閱讀範圍論，在中國古書裏，比這一段更具本色中國式幽默的，似乎沒有發現。

曾子舉了親、君、子三種和「快樂」關係最大的人。而幾乎每一種，都從兩個乃至更多方面給你提供快樂。親人，既讓你敬畏，又供你勸諫；君王，既讓你侍候，又讓你炒他的魷魚，還供你運用春秋筆法，含沙射影；兒子，既使你的香煙得到繼承，又作你的出氣筒。至於朋友，他沒有提及友直友諒友多聞之類，只揀一樁：讓你去說明，換個說法，你若有朋友上門打秋風，該受到祝賀：看，居高臨下的機會來了！

所謂「螞蟻進磨盤，條條是路」，以這般方式來詮釋世間糾結的人際關係，想不快樂也難。大略言之，它是這樣思考的：任何種類的事與人，都可能供應快樂，只要選對角度。

且讓我仿效曾子，以痠弦先生的名詩《如歌的行板》為節奏，作一次「快樂」操練。將詩中諸多的「必要」作一點發揮：「溫柔之必要」（既教別人舒服，又滿足對方的虐待欲），「肯定之必要」（既是提高自信的前提，又可讓人攻擊為「頑固」）。「一點點酒和木樨花之必要」（酒讓你放浪形骸，花教你想入非非；酒為你的瘋狂買單，花使得園丁和清潔工不失業）。「正正經經看一

名女子走過之必要」（是正人君子，也是假正經；是女子的榮耀，也是女子的遺憾），「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碼認識之必要」（足夠的謙虛，足夠的清醒；高不可攀的文豪，供人妒嫉和消遣的名人）。「歐戰，雨，加農炮，天氣與紅十字會之必要」（新聞裏的一切，都不能缺少，它們構成煙火人間，是記者的飯碗所在，是它們餵飽全世界的好奇心）。「散步之必要」（膽固醇卡路里高血糖無不作此呼籲，而況，從鞋廠到鞋店，多少人渴望你磨破舊鞋）。「遛狗之必要」（狗等著，鏟子等著，公園的小徑等著）。「薄荷茶之必要」（豈止有益健康，相對而坐，徐徐呷之，一個下午就給喝成英國風味；即使給燙了嘴，也有益於藥商）。「每晚七點鐘自證券交易所彼端/草一般飄起來的謠言之必要」（沒有謠言，何來熊市和牛市？有了謠言，何來誠實和公平？）「旋轉玻璃門之必要」（奢華之象徵，變幻的意象，大廈不能沒有它）。以下，「盤尼西林之必要。暗殺之必要。晚報之必要。穿法蘭絨長褲之必要。馬票之必要。姑母繼承遺產之必要。陽臺、海、微笑之必要。懶洋洋之必要」，這些和前面一樣，是詩人信手拈來，並非處心積慮的優選。你也盡可亂點鴛鴦譜，然後，進行正反對照或多角度闡發。原來，多棱的人生，有的是意想不到的璀璨，只要你讓它接受「睿智」之光的照耀。

不是嗎？仇敵，使人奮發，也提供殘暴的理由；挫折，使人堅忍，也提供逃遁的藉口。家有悍妻的蘇格拉底說：「能得到一位賢妻，你就能得到極大的快樂；得到一個悍婦，就能將你造就成一位哲學家。」這算得通達的典範。欲達此，須貫通是非、敵我、虛實、大小、來世今生等等貌似水火的概念，由此及彼，由彼及此，舉一隅而反三隅。這樣做，最切近的好處就是：心境平和，一無掛礙。



詩人痙弦與林楠坐上鞦韆，心情已回到童年。（馮玉拍攝）

詩意的人生

——痙弦印象（節選）

文/林楠

「這麼著就下午了」 ——散板小序

約好下午去拜訪痙弦的。

海倫收起她一整天的說笑，專注開車。我們駛出市聲，駛出嘈雜，駛出林間公路，直驅痙弦的鄉間別墅。

從車窗望出去，天真透徹，雲朵那般燦然。午後的陽光懶懶地塗在油綠油綠的樹牆上，然後漫向原野，一直漫過迷蒙青黛的遠山和山頂上終年不化的積雪……

在這溫哥華特有的夏日午後的氤氳裏，韻著車輪的沙沙聲，我心中又一次默誦著痙弦的詩句——……這麼著就下午了/輝煌不起來的我等笑著發愁/紅夾克的男孩有一張很帥的臉/在球場上一個人投著籃子/鴿子在市政廳後面築巢/河水流它的/這麼著就下午了/……

還有，……夕陽像一朵大紅花/繡在的雉堞的鑲邊上/小城的夕暮如錦了/而在迢迢的城外/莽莽的林子裏/黑巫婆正在那兒/紡織著夜……

還有，痙弦說，「春日」是嗩吶吹出來的。痙弦說，冬天是「斷臂人的衣袖」，「掀開花轎的流蘇時」，「發現春日坐在裏面」。

一幅幅要多美有多美的風俗畫。

還有……

這就是痙弦。這就是痙弦獨自擁有的那種詩的視角，詩的靈秀和他那與眾不同的詩的情韻。

我記起最初接觸痙弦詩作時那種內心深處生起的一陣又一陣隱隱的美妙的震顫。我驚詫他是怎樣地把詩的功夫錘煉到如此純熟自如的地步，一個還很年輕很年輕的人。

隔著海峽，我曾張望過他的影子和他那十分別致的散落在島上的詩的遐思……

我一向喜歡讀詩，知道的現代詩人也不算不少。剝有介事的多，不很做作的有，而真正達到純熟、洗練、瀟灑，並自成語境、意境者，是可以數得出來的。痙弦在其中。

當然，作為當代最傑出的詩人之一，痙弦的詩，不僅表現在他自己獨具的那種詩的語言美、音樂美、圖畫美、節奏美、情韻美，更在於他的詩感的靈剔和深邃。猶如他的《一般的歌》，猶如他的《紅玉米》，更猶如他的《深淵》。離難與鄉愁，愛與死，追求與幻滅，冷峻與熱烈，生存與終結……等等這些人類共有的情感和情緒，在痙弦這裏，已被禪悟至一個異常空靈的境界——純粹詩化了的境界和純粹哲理思索的境界。

一位詩人，在他停筆近半個世紀後，他的詩作依然常常在生活裏，在舞臺上，在弦樂的流淌中被吟誦著；他本人依然常常被人們念著，想著，牽掛著，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現象？用文學作品的藝術生命力作釋，當然沒錯。可總覺得不夠，這裏似乎還應該含著一些更深刻的東西，是個性魅力，還是人生的豐富和曲折？

車輪在旋轉。

旋轉的車輪繞著歲月的膠片，把痙弦的身影推至近景，推至特寫，推在我們的眼前……

——在中國現代詩的史冊上，記錄著「十大桂冠詩人」的輝煌，痙弦是其中的一顆尤為閃亮的明星；

——痙弦和洛夫、張默等幾個風華正茂的詩人共同發起創建《創世紀》詩社。《創世紀》為現代詩的發展注入了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氣，為始於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新文學運動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話劇《國父傳》在臺灣各大劇院隆重上演。痙弦扮演的國父孫中山，其藝術形象給臺灣觀眾留下了極其難忘的印象。痙弦榮膺這一年度的最佳男演員獎——「金鼎獎」；

——痙弦以詩人、教授、學者的身份出現在臺灣、美國、加拿大等各著名大學和各種社團集會的講壇上；

——《幼獅文藝》、《幼獅少年》、《幼獅學志》、《幼獅月刊》、《聯合副刊》……這些擁有眾多讀者，被讀者深深喜愛著的報刊的主持人，擔任主任、副總編輯、總編輯；

——詩人、報人、教授、演員……集癡弦於一身，使其成為那個時代出現的一名渾身光彩的公眾人物，成為青年人的偶像，榮膺臺灣十大傑出青年光榮稱號；

——詩和歌的翅膀托著癡弦從臺灣島出發，向世界翱翔……

……

車輪旋轉著。海倫和易虹都默不作聲。我知道，此時此刻，我們似乎各自都在沿著自己心目裏的一條小徑，一步一步走近詩人，走入他的詩箋，走進他的人生……

車速減緩。樹葉也漸漸明確起來。海倫、易虹頓時變得活躍。不用問，到了。啊，左邊是樹，右邊是樹，前面後面都是樹。濃蔭中露出詩人的屋宇，白牆紅瓦，造型別致，給人以聯想，仿佛是橋，一座寫意橋？

在悅耳的門鈴聲中，主人出現在我們面前。這就是癡弦，一種只有大詩人才有的詼諧和沉穩。聲音厚得像話劇演員。真好。

海倫、易虹顯然已經很熟識，親切而無拘無束地寒暄著她們上次見面時的一些事。我是新客，打過招呼後便藏在他們的談笑聲裏，依照我的採訪習慣和經驗，這是捕捉最初印象的最佳時機。

癡弦，這位中華民族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竟是如此的和善，如此的親切，如此的平易近人。

當然，這諸多如此，正是他的高度。

歲月保存的老照片 ——弦樂敘述的人生故事

在弦上，往事如煙，絲絲縷縷……

1990年，我回到河南故鄉。這是我離開故土的第四十個年頭！四十年，四十年啊！骨肉親人隔斷了音訊。堂兄帶我到據說是我家殘留下的半截土牆下。我跪在那裏用雙手去觸摸。我顫抖著，我讓自己閉上眼睛，想感覺到一絲氣息，那是我們曾經住過、生活過、煮過飯的屋子啊，這屋子裏曾經有過父親母親的身影……聽堂兄說，母親最後幾年，一直坐在窗前看著院裏的一棵桑樹。她說，這棵樹是我兒子。你看它青枝綠葉的。我兒子一定不會死，他一定到了一個好地方。等兒子回來，我要請一臺戲來唱，買一串最長最長的鞭炮來放……我還追到青海。父親曾在那裏勞改過。那是一個奇寒的黑沉沉的夜，我站在梁上迎著漫天風雪嘶喊著：「爹，我是小二，我來看您啦！爹！爹——！您在哪裏？我是您的兒子小二呀……」寒夜的風一次又一次撕碎了我的聲音，卻聽不到爹的回應。

父親的影子一直印在我的腦海裏。他曾在南陽民眾教育館管圖書。他當年發明了牛車巡迴圖書館，把書拉到鄉下給兒童看。牛車巡迴圖書館由3人負責，館長，父親，另一人掌鞭，主管路線、快慢；我負責宣傳。敲鑼，招人過來看書。現在看來，這巡迴圖書館受益最大的就是我，我在這裏讀了不少好書，讀了冰心的詩；讀了陸志韋的《渡河》，讀了《上海兒童》，父親一直寄望我將來能成為一名詩人，當文壇一個「亮角兒」。我慚愧沒能讓父親如願。我能做的是在家鄉建了一座祠堂，還請洛夫題了匾，供孩子們去看書。

華彩樂章 ——後來的日子

1966年9月，痲弦應邀赴美國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室研習。之後，又入威斯康辛大學就讀，獲文學碩士學位。

在愛荷華大學和威斯康辛大學學習的幾年裏，伴隨著學術視野的開闊，痲弦對人生、事業、功名有了一番新的審視。毫無疑問，繼續沿著新詩的創作道路走下去，這位倍受讀者尊仰的大詩人定會取得更加燦爛的成就；且作為桂冠詩人的形象定會更加光彩奪目。本來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然而，恰恰相反，生活展示出另外一種邏輯，痲弦決定把詩人的激情、詩人的衝動、詩人的情緒、詩人的感覺、詩人的浪漫，總之，所有屬於詩人的一切，統統打點收藏，交給昨天保存。痲弦確定了事業追求的新目標，他要培養文學新人。下決心當編輯了！

於是，一塊塊文學園地相繼出現，《幼獅文藝》、《幼獅學志》、《幼獅少年》、《幼獅月刊》、《聯合副刊》、《湄南河副刊》、《讀書人專刊》、《聯合文學》、《世界日報副刊》、《小說世界》、《湄南河詩刊》……痲弦儼然一名老農，在這些園地裏料理。其辛勤盡責的程度恐怕遠遠勝過老農。你有雪片似的來稿，痲弦就有同樣多的親筆復信。不是客套。復信內有具體意見，有指導，有期望，還有，附給習作者一份由痲弦親自搜集編排的全國各地文學期刊、報紙副刊的聯繫方式。厚厚的一口袋寄給作者。這位總編輯還專門指定一名編輯長年累月流覽地方小報，從中發現人才。「有三載通信，終發一稿」的真人真事傳為佳話；一名路人迎上痲弦，說：「是你改變了我的一生！謝謝您給我指了一條人生的路，按照您的指導，我現在成功了！」說話的是一位已很有名氣的工藝美術家。當初還在上學期間，是痲弦親自到學校發現了這個苗子，約她為副刊插圖。在痲弦的收藏櫃裏，至今存放著她贈給恩師的木雕藝術作品。張愛玲的「三不」——不接電話，不開門，不回音，在業內是有了名的，對痲弦例外。因為這位大編輯不僅扶持文學新人，還為作家提供服務，比如留心搜集作家資訊，及時為他們送上急需的資料，甚至生活用品。連哪位作家有什麼癖好，愛吃什麼東西都想到了。作家陳之番就收到痲弦送去的他最愛吃的窩頭。張愛玲當然自不待說。

痲弦有一整套辦報理念，諸如「三真路線」：探討真理，反映真相，交流真情；諸如「博大均衡」：博大，宏觀看世界；均衡，激進與保守均衡；民族與鄉土均衡；現代與傳統均衡；海內與海外均衡。痲弦曾經用四個工作日找出兩個校對上的錯誤，他說，編輯的工作是神聖的，找出錯誤是對於語言文字尊嚴的捍衛。

……是的，痲弦是把編輯當成一項偉大的事業來追求的。臨到退休前，還在策劃召開一次世界範圍內的華文報紙副刊學術研討會，並創立他的副刊學。直到今天，痲弦還在懷念著他的讀者、作者和那只伴了他幾十年的筆筒。還有，那個在燈光下泛光的椅背右角上的亮點……

橋橋什麼時候已離開座位，拖著氧氣塑管兒到灶臺前給我們煮她親手製作的餛飩。詩人繼續敘述著他的歲月……

我在想，愛荷華大學、威斯康辛大學校園內的講壇、綠地和散落在綠地上的美國南方鄉村歌曲的旋律是通過怎樣的魔力，將一位傑出的詩人點化為一位偉大的耕耘者的。

讓時光定格在 xie。

倘把 1966 作為界碑，從這裏看過去，痙弦的生活可分為兩段：一邊是詩人，一邊是園丁。

如果把 1966 作為橋墩，啊，藍天上映著一座壯觀的吊橋，那不正是大詩人、大編輯家痙弦的精彩人生的大寫意！

感謝生活，為我們孕育出痙弦這樣的一位大地之子。



與痲弦先生一起溯往

文/蕭元愷

時至今日，幾度採訪痲弦先生，記憶最深者是頭一次。初見到痲弦先生自己口無遮攔，不知深淺地提了很多問題；而痲弦先生當時居家閒適，也由此勾起許多思緒，談得非常盡興。

那次是在 2009 年早春，我造訪痲弦府上，在長袖衣衫外面他還套著棉背心。我開門見山地從他的家鄉河南南陽談起，這是現代詩人的根兒，我曾在河南許多縣游走過，曉得痲弦那帶有音樂性的詩歌裏，有著古老豫劇的底色。

果然，鄉土就像一把靈驗的鑰匙，一下子打開了痲弦先生的話匣子。我們並未多談詩歌，主要談的是詩歌之外的人文往事，而這些舊憶掌故恰是詩人的創作底蘊，九曲盤旋又迂回到文學主題。可以說痲弦帶有超現實主義色彩的詩歌，既充滿了悲憫情懷和對生命的甜美讚頌，又凝聚了對人類生命困境的探索，這些都直接間接地打上了黃河故道的風塵印痕。

母親是痲弦心中永遠的痛，因為少小一別竟成永訣。母親姓蕭，為懷念母親，痲弦也取了一個「蕭夢白」的名字，根據母系家族的家譜，「夢」字是痲弦同輩堂兄弟的排行。痲弦說姥姥家從明末就開藥鋪，母親這支當年從山西遷徙到河南。而痲弦王姓這支，也是從山西大槐樹過來。談起家鄉，痲弦言之不盡，飽含情感。他說中國歷史上兩次大饑荒，都以河南信陽為中心。他還提到在美國獲獎的作品《墓碑》，就是其中一次大饑荒的寫實記錄。在河南老家，他讓堂兄弟蓋了新房，更有歸家之感。他還要堂兄弟找到母親生前的照片，是照相館下鄉時拍攝的。

自 17 歲離開家鄉，42 年後痲弦才第一次回歸故里，只能對墳祭拜父母。聽家鄉人講，母親在世時曾對一塊做針線活的老姐妹說，如果過世，就是想痲弦想死的。小時候痲弦念《古詩十九首》，對第一首「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的描述還不理解，如今他感慨道，那詩寫的就是自己啊。雖然離家 40 餘年，但痲弦一口南陽話仍十分正宗，姨母都嘖嘖稱奇。

聊起家鄉文史典故，痙弦如數家珍。他說在楚漢交界的南陽，當年馮玉祥扒廟建校。戰爭年代他們隨學校顛沛流離，也寄宿過廟宇，將洗後的襪子晾在關公泥塑上。這些往事就成為日後詩歌創作的重要部分，組成一股思鄉旋律。

姚雪垠也是河南人，痙弦與這位老鄉不但書信往還，還在新加坡面晤。痙弦不僅瞭解姚雪垠《李自成》寫作情況，也熟知姚雪垠三四十年代作品《差半車麥秸》、《劉全德與紅蘿蔔》等。

根據這次採訪，我編輯了一個整版，以《滄海橫流在詩內詩外》為題刊登在《環球華報》上，並寄給了痙弦先生一份。稍後我接到他的來信，親筆手書在豎排版信箋上，透著一股老派地道的民國範兒：「元愷先生：謝謝你寄來的《寰球華報》，我已細讀收存。你的文字真好，這樣好的文筆，應該到大報工作。而我相信有這麼強的記者，總有一天《寰球華報》會變成大報，與《世界日報》、《明報》、《星島日報》爭雄了。敬請文安。」在信封左上角，寫的是他的本名：王慶麟。

2012年12月在臺灣佛光山舉行第二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頒獎儀式，痙弦先生獲得本屆全球華文文學貢獻獎，家居大溫三角洲的他因身體原因未能成行。我的歷史小說《海天夢遺》獲得當屆佳作獎，到臺上發表獲獎感言時我想到的是大洋彼岸的痙弦先生，於是就說到由他對世界華文文學的憧憬與期許，前輩們身先士卒的垂範是巨大的期勉，鞭策著我們不敢懈怠。痙弦生活在加西，在大溫的我們近距離得享其惠，應該將此轉化為華文書寫的動力。當時坐在臺下頭排的還有余光中先生，他是首屆全球華文文學貢獻獎得主。

到2016年，我再次採訪痙弦先生。這次和《高度》週刊執行主編姚惠冰等一道，前往痙弦家裏，請他到Oakridge Mall的半島餐廳。問他想吃什麼？他說想吃魚。想必獨居的他素常簡炊，魚做起來要相對麻煩一些，當時心頭還掠過一縷疼惜。

那次特意請來一位專業攝影師，篤定要給痙弦先生拍好能上封面的大幅彩照。痙弦也特意穿上一身中式服裝，對襟襟扣，領口衣袖都繡邊工整，拍照出來有儒雅之氣。

這次交談主要圍繞著中文在世界上的前景，對此痙弦先生充滿信心，做了光明的預測。當時他談到中文時說，對文學的探索要擴延到大文化範疇，延展到整個中華民族的境域。痙弦說中文寫作是一個世界奇觀，在地球上無論走到哪裏，只要有使用中文的華人，中文就成為一股凝聚力，可以通過中文的膠合，不同地域的華人就能走到一起。他動情地暢敘著中文大行其道的美好前景，預期中文成為整合全球華人的向心力。

痙弦說漢字簡化，其系統不要破壞。言外之意，該簡化的可以簡化，不該簡化的就不能簡化，簡化了就會失其本意，也容易引起混亂。老祖宗很聰明，造字都講究一套一套的，破壞掉系統，就瓦解了根基。他還舉例說，如繁體字「麵」，裏面有「麥」，這與臉面的面是有區別的。還有繁體字「葉」，上面的草與下面的木將世界包住，頂天立地，這樣的字才能有一葉知秋的氣概。就此痙弦語重心長地說，不要把簡體字變成所謂政治圖騰。這次的採訪以《中文是全球華人凝聚劑》為其標題，刊登在《高度》雜誌上。

疫情爆發以來，痙弦先生和大家一樣深居簡出，但是他傳遞出來的文化火種，持續地在大溫燃燒。



癡弦和王立

穿過記憶的河流

文/王立（辛上邪）

有幸與癡公的回憶結緣是在 2014 年加華作協的中秋詩會上。詩會尚未開始，我坐在洛夫老和洛媽媽旁邊聊天。癡公進來了，和洛老打招呼，我自然站起來讓位，於是就坐到了癡公旁邊。癡公扭頭招呼我，問我是否幫葉嘉瑩先生整理過錄音。癡公記憶真好！那還是前一年加華作協的春假聯誼會上，韓牧老引薦我認識癡公，介紹說我幫葉先生整理過錄音。癡公說他也有些材料需要人整理。彼時我剛結束了一部翻譯稿件，也希望找點有趣的事情來做，又聽過癡公幾次講話，知道他的經歷豐富多彩，便主動請纓。

9 月 19 日，首次登門「橋園」寒暄兩句後，開始工作。癡公從臺靜農說起。我記錄的方式是筆記加錄音。癡公從十點談到十二點，滔滔不絕。正巧癡公的小女兒小豆在家，提醒我們去吃飯。癡公推薦了周圍幾家餐廳，因為都是北方人，意見一致地去吃麵——越南麵。由我開車，我們兩個人很快到了越南麵館。癡公遵從西方禮節，拉門、讓位、結帳，毫不含糊，令我著實不安。為了節約時間，我申請以後中午都在癡公家煮餃子。日後形成了我煮餃子、癡公剝蒜的固定組合方式。癡公剝蒜後，要用刀拍碎，放在兩隻醬碟中，再加上臺灣產的「壺底油」。某次壺底油用光了，癡公加了魚露，味道也很不錯。癡公很會買餃子，他搭朋友車買菜時，專門去麗晶廣場買手工包的餃子。「我知道哪家包的餃子好吃。」癡公說起來不無得意。

「橋園」和我的住所相隔三十多公里。GPS 指示的標準車程是 35 分鐘，我車技不佳，又常遇堵車，一般開過去要一個小時。路上經過三段高速，尤其是最後一段，要上橋，坡度大，小車馬力不夠，上橋時感覺將油門踩到底也達不到九十公里的限速，頗為吃力。天氣不好時，遇到大雨、大霧，更是心驚。上到頂端又是一路下坡，兩公里後左轉出高速，立即滑入一段小路，路旁是參天大樹。每次我轉下高速時，都覺得無比輕鬆，任憑車子一路滑行，我知道，馬上要走進癡公五彩繽紛

的記憶中了。而工作結束後，開車上路，又是相反的感受。從幽靜的社區拐入大路，一路轟鳴著回到紅塵。

來去的路有一小段不同。回去時，為了避免上坡堵車時溜車、坡起，喜歡走菲沙河旁的一段隧道。那段路被譽為大溫地區首堵。堵車時，一般都不用踩油門，靠著踩、鬆剎車溜車就夠前進了。我倒不介意堵車，正好利用這段時間放鬆大腦，回味聽來的故事。某個冬日，河邊大霧，霧氣遮蔽了周圍的車輛、景致，一時覺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又覺世事蒼茫，彷彿駛在民初的石板路上，眼前出現呢帽長衫者都不會驚奇。大霧停滯在主路前——我也在併入主路後清醒。而先前那幾分鐘的空靈感受像一滴露珠般凝固在記憶中。

寫作的方式是我們當面錄音，我再錄音整理。聽錄音，有很多趣味。正在談詩歌寫作，會聽到我說「您的貓可能要進來」——那是小豆的愛貓遛早回來了，等在書房通往後院的門外。它很安靜，每次想進來時，就在外面默默地等待。於是痲公停下述說，去給貓開門。或者是「噹、噹、噹」的敲門聲，然後是痲公的腳步聲、開門聲，以及和門外的人用英語道安的聲音——這往往是郵差或送午餐的。痲公的大女兒小米常年給痲公訂購營養午餐，送到家。我來時，也一起分享營養午餐；有一次還遇到附近的孩子挨家兜售自做的藍莓醬，痲公毫不猶豫地買了一瓶。

痲公的回憶錄是個人口述史，寫自己的私事，寫世俗風情、文壇故舊，也寫時政秘聞，頗似古代的筆記小說。讀博做研究時，我從各朝代筆記小說中獲益不少，非常清楚它們的價值。個人口述史往往彌補正史之不足，尤其能夠解釋彼時司空見慣而後代摸不著頭腦的那些「邊角小事」，還時而有些勾陳揭秘。比如吸鴉片，他說那時是時尚，中產家庭來了客人，不招待鴉片都不好意思；比如聞一多遇刺，原來和歷史課本教的不一樣。

受過戲劇演出的科班訓練，又擔綱過《國父傳》那樣的大戲（一年內曾演了七十多場），痲公很會講故事。說到南陽的集市時，痲公笑咪咪地閉起眼睛說：「我現在閉上眼睛就能看到當時的情景——滿街都是人，街上賣糖葫蘆的、賣其他東西的，車馬喧騰，真像是到了波斯市場。」跟著我就接口說：「真想進到您的眼睛裏也去看一看。」是真的想。痲公的笑容、微微顫動地合著的眼皮，午後的陽光照在他的臉上、白頭髮上，那一瞬間讓我想馬上跌入到痲公的記憶裏以身臨其境，像哈利·波特跌入冥想盆一樣。

每次錄音後，我大約要花幾天到一周的時間將錄音整理成文字、形成段落，積攢多了，編輯成文章。一篇大致成形後痲公通讀校改，反覆修訂。痲公改稿子改得很細，一頁稿子改得「通篇紅」比較常見。他寫繁體，豎行，比橫行簡體書寫佔地方，頁邊空間不夠時，痲公會根據需要粘貼不同寬度的「白紙」。「白紙」是廢文稿的背面，有時候一頁紙幾片粘著的邊角料取自不同的文稿，白度不同的貼邊為稿件蒙上了淡淡的歷史感，讓我覺得這些字是穿行了很久很久才走到現在，走到這裏的。

從南陽到臺灣再到加拿大，痲公的一生翻山越嶺、跋山涉水。我能做的是盡量多地幫他撿拾一路散落的時光碎片。如今，這些繽紛的碎片縫綴起來，便成了已出版的《痲弦回憶錄》。



敬聆痲弦

文/趙慶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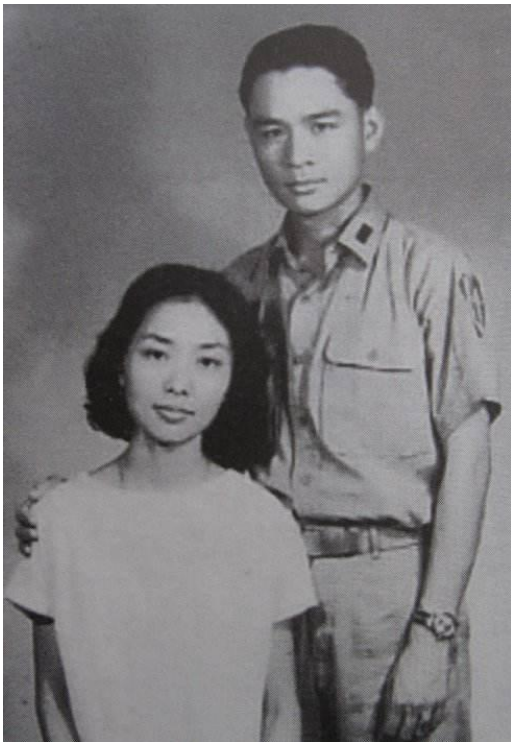
痲弦的朗誦詩集《弦外之音》

痲弦，臺灣文壇樞紐型的人物，文學組織者、編輯家、表演藝術家，成功大學、世新大學、東吳大學、香港浸會大學等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全球擁躉無數的大詩人。

1932年，痲弦出生於河南南陽，幼隨父親的「牛車圖書館」走鄉串村，敲鑼喚人看書。17歲上中學時，在戰亂中背井離鄉，為了一碗紅燒肉入伍撤退的國民黨軍隊，遠去臺灣。1953年自政工幹校影劇系畢業後，服務於海軍陸戰隊。1961年任晨光廣播電臺臺長，曾在話劇《國父傳》中演活孫中山，榮獲最佳男演員金鼎獎。

痲弦曾應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創作中心，嗣後入威斯康星大學，獲得碩士學位。除主編《中華文藝》、《詩學》、《幼獅文藝》等雜誌外，他和詩人洛夫、張默組成了臺灣現代詩壇的三駕馬車，合創現代詩刊《創世紀》，風雨滄桑一個甲子而堅持出版，被作家白先勇雅諺為「九命貓」，締造了全球華語文壇無法複製的奇蹟。

自 1977 年起，痲弦擔任臺灣《聯合報》副總和副刊主編二十餘年，登載過沈從文、巴金、張愛玲、吳魯芹、冰心等若干大家的精品，亦積極扶掖新人，其中不少，如席慕蓉、簡媜，也已蔚然成家。對此，痲弦戲曰自己「聞得出天才的香味」。1998 年痲弦從《聯合報》退休後，為了利於愛妻張橋橋養病，遷居加拿大溫哥華，並把新居命名為「橋園」。



年輕時的痲弦、張橋橋伉儷

痲弦位列臺灣十大詩人，亦為中國新詩界的一大奇觀。從 1953 年發表處女作《我是一勺靜美的小花朵》到 1966 年封筆，其詩歌創作生涯不足 15 年，卻以一本《痲弦詩集》屹立在華語詩壇。對自己的戛然而止，痲弦笑稱「洛夫是高齡產婦，自己是早年結紮」，或自嘲是「死火山」、「失敗的作家」。然而，實際上，「就整個近百年中國新詩歷史而言，痲弦是為數不多的幾位經得起理論質疑的、真正徹底的、到位的現代主義代表詩人之一。」

在痲弦心目中，「詩，有時比生活美好，有時比生活更為不幸，在我，大半的情形屬於後者。而詩人的全部工作似乎就在於『蒐集不幸』的努力上。當自己真實地感覺自己的不幸，緊緊地握住自己的不幸，於是便得到了存在。」因此，痲弦就以親歷的各種不幸（被迫離鄉、戰火、貧寒、獨裁、死亡……）為養料，耕耘出一片肥沃、廣袤、溫暖的詩野，用並不暗啞的琴弦，彈奏了一首首廣為傳唱的詩之歌。痲弦到臺灣後四十多年才能返鄉，母親病逝前托話，「告訴娃，我是想他想死的。」對故土和親人的含淚思念，讓痲弦撥出了民謠抒情風格的悲憫鄉歌，如《紅玉米》、《鹽》、《坤伶》、《棄婦》、《乞丐》、《水夫》等。

紅玉米

宣統那年的風吹著
吹著那串紅玉米

它就在屋簷下
掛著
好像整個北方
整個北方的憂鬱
都掛在那兒

猶似一些逃學的下午
雪使私塾先生的戒尺冷了
表姊的驢兒就拴在桑樹下面
猶似噴吶吹起
道士們喃喃著
祖父的亡靈到京城去還沒有回來

猶似叫哥哥的葫蘆兒藏在棉袍裏
一點點淒涼，一點點溫暖
以及銅環滾過崗子
遙見外婆家的蕎麥田
便哭了

就是那種紅玉米
掛著，久久地
在屋簷底下
宣統那年的風吹著

你們永不懂得
那樣的紅玉米
它掛在那兒的姿態
和它的顏色
我底南方出生的女兒也不懂得
凡爾哈崙也不懂得

猶似現在
我已老邁
在記憶的屋簷下
紅玉米掛著
一九五八年的風吹著
紅玉米掛著

孤島上熱烈的愛情和文藝生活，讓痲弦撥出了給至愛的恬美情曲，如《秋歌》、《給橋》等，或是悼念恩師詩人覃子豪的哀歌《焚寄 T·H》。

秋歌 ——給暖暖

落葉完成了最後的顫抖
荻花在湖沼的藍睛裏消失
七月的砧聲遠了
暖暖

雁子們也不在遼寬的秋空
寫它們美麗的十四行詩了
暖暖

馬蹄留下踏殘的落花
在南國小小的山徑
歌人留下破碎的琴韻
在北方幽幽的寺院

秋天，秋天什麼也沒留下
只留下一個暖暖
只留下一個暖暖
一切便都留下了

在臺灣的現代主義浪潮中，痲弦留下了向西方文化求火而後復歸中華傳統的游吟，為自己的精神漂泊設立了座標。在寫下《印度》、《倫敦》、《希臘》、《巴黎》、《芝加哥》等驛歌後，痲弦以《我的靈魂》一唱三歎道：

我的靈魂要到長江去
去飲陳子昂的淚水
去送孟浩然至廣陵
再逆流而上白帝城
聽一聽兩岸淒厲的猿鳴

啊啊，我的靈魂已倦遊希臘
我的靈魂必須歸家
君不見秋天的樹葉紛紛落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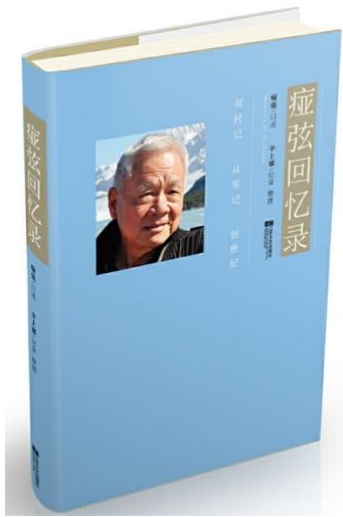


痲弦 17 岁參軍，40 多年後第一次返回故鄉河南南陽

痲弦亦創造了超現實主義的經典，意象密集紛繁，內涵深刻豐富，如論生死的戲劇式的《殞儀館》、論存在的揶揄式的《如歌的行板》，以及包羅萬象的吶喊式的《深淵》，「工作，散步，向壞人致敬，微笑和不朽。/為生存而生存，為看雲而看雲，/厚著臉皮佔地球的一部分……」。對於費解的《深淵》，痲弦解釋道，「對於僅僅一首詩，我常常做著它原本無法承載的容量；要說出生存期間的一切，世界終極學，愛與死，追求與幻滅，生命的全部悸動、焦慮、空洞和悲哀！總之，要鯨吞一切感覺的錯綜性和複雜性。如此貪多，如此無法集中一個焦點。這企圖便成為《深淵》。」於是，《深淵》與洛夫的《石室之死亡》和《向廢墟致敬》、艾略特的《荒原》、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一起構成了荒謬無奈的人類現代生存圖景。

《創世紀》「三駕馬車」之一的張默在《中國當代十大詩人選集》中對痲弦的詩歌做過比較全面的評價：「痲弦的詩有其戲劇性，也有其思想性，有其鄉土性，也有其世界性，有其生之為生的詮釋，也有其死之為死的哲學，甜是他的語言，苦是他的精神，他是既矛盾又和諧的統一體。他透過美而獨特的意象，把詩轉化為一曲溫柔而具震撼力的戀歌。」

除《痲弦詩集》外，痲弦編選了《六十年代詩選》、《中國現代詩論選》等，著有詩論集《聚散花序》（2004）、朗誦詩集《弦外之音》（2006）、隨筆集《記哈客詩想》（2010）和通信集《兩岸書》（2014），主編《眾筆匯華章》（2015）。《記哈客詩想》通過中外名家作品、訪談及逸聞掌故，勾勒現代詩的嬗變脈絡，解析詩藝的奧秘，是痲弦讀書探索的心得成果，處處哲思睿見，美不勝收。《兩岸書》是痲弦與河南散文家楊稼生從 1990 年到 2013 年的通信，合二百多封二十多萬字，友情誠篤，鄉情濃郁，內容涉及文、史、哲，具有文化、審美、史料等多重價值。



《癡弦回憶錄》

2019年，《癡弦回憶錄》口述而成。全書含三個部分：雙村記、從軍記、創世紀，分別記錄了他對故鄉河南南陽的記憶，行伍生活，以及交集的諸多文藝名人，堪稱臺灣文化圈的聯絡圖。書中對其他各界人事也有所涉獵，呈現了與蔣經國、孫立人、盛世才等一大批名人的近距離接觸。老詩人不疾不徐的敘說，平靜中有波瀾，幽默中有淚水，悲涼中有溫熱，每一句都動人心弦。

回憶錄編輯感嘆，「靜水深流中，漢字發出了奇光。在人生的高處，他，貢獻了一部新的經典……」癡弦的口述看哭了很多，也淨化了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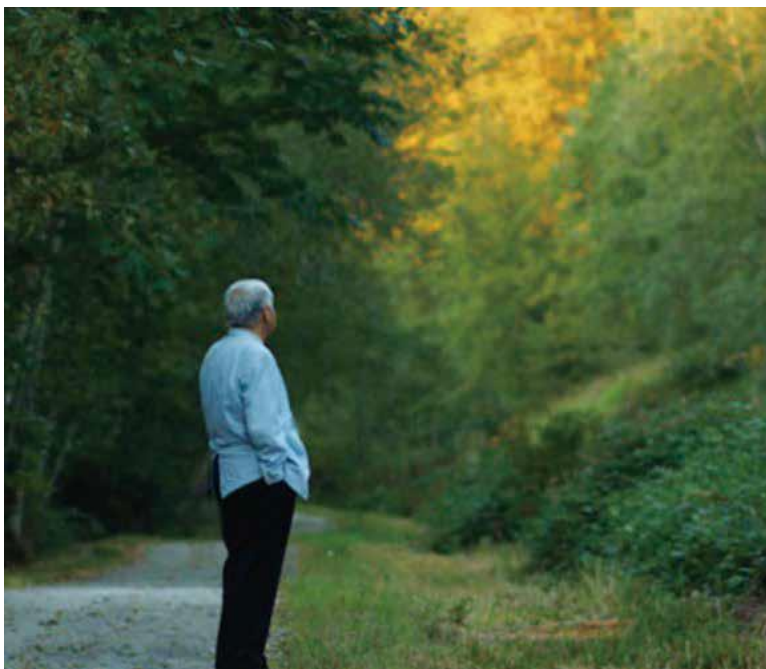
他那育自大地子民而近乎通神的詩吟，那以編輯為天職敬惜文字的精誠，那與你的每一次面見或神交……是不是也融化在你骨血、淨化你心魂了呢？



加拿大華人文學學會為痙弦先生慶生後合影(2015年8月29日, 溫哥華)

左起: 林楠、宇秀、文野長弓、Cindy、劉慧琴、《世界日報》總編輯尚平、痙弦、傅紅妹、林婷婷、筆者

(本文圖照由由加拿大華人文學學會提供)



生命之鹽

——淺談痲弦先生的作品《鹽》

文/艾倫

「鹽呀，鹽呀，給我一把鹽啊」一雙枯槁的黑手伸向蒼穹，一個嘶啞的聲音在絕望地呼喚。……我的眼朦朧了，淚水就要奪眶而出。這是痲弦的作品《鹽》帶給我的震撼。

當痲弦先生坐在溫哥華圖書館親自朗讀這篇經典之作時，更是畫面感十足，彷彿讓我一下子就進入到了那個時空，多麼悲慘的命運、多麼黑暗的時代，我馬上就有一股要同那個舊社會作鬥爭、為勞苦大眾做點事的衝動。這就是痲弦作品所散發的魅力和帶給我們深深的思考。

那是 1911 年，宣統 3 年，當時還是清廷執政。民不聊生、危難重重，二嫫嫫想吃點鹽竟然是那麼地困難、一遍一遍無望地吶喊。……鹽不一定是特指，但一定是特權，更應是對現實生活窘迫的寫照：家裏無米下鍋，吃了上頓沒下頓，字裏行間描寫的是勞苦大眾的社會縮影。雪上加霜的是這年的豌豆根本沒開花，暗指收成不好。這下給了二嫫嫫一個致命的打擊，最後的一點希望也失去了。真是欲哭無淚、活無生路啊，唯有選擇一死。

這一年的 10 月 10 日爆發了武昌起義、辛亥革命。此時正是二嫫嫫剛剛喪失了生活的希望、把自己推向了絕路的時候。武昌起義後的第二天，武昌全城光復，可惜二嫫嫫再也看不到了。

痲弦先生以鹽為載體，入木三分地刻畫了當時的社會現狀，也體現了當時的社會矛盾。鹽務大臣的駝隊在 700 里以外的地方走著，希望是如此之近，而又完全虛無縹緲。他們不是給二嫫嫫這樣的

窮苦大眾送來溫暖和生活必需品的，主要是保證特權階層的供給，供他們吃喝玩樂甚至揮霍無度。他們根本不會顧及人間的疾苦。他們在酒足飯飽之後，偶然看到了二嫫嫫的窘態，不是施以援手，而是惡作劇般地把如鹽一樣的雪撒給了缺衣少食的貧民。戲弄和漠不關心，這樣的統治者早晚會被覺醒的人們推翻！

在《鹽》這一作品裏，痙弦先生曾兩次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俄國大文豪，主要作品就是描寫社會底層小人物的疾苦、災難，描寫充斥在社會中的種種矛盾和醜惡。「二嫫嫫沒有見過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也沒有見過二嫫嫫」，這是一句無奈的心酸，即便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專注人間疾苦的作家，也沒能寫出像二嫫嫫這樣悲慘的人物和現狀，可見二嫫嫫所代表的中國災難之深重。

痙弦先生通過其對生活的體會、對社會的洞察，以其深厚的寫作功力，用如此輕描淡寫的寫作手法，深深地影射出了那個時代的慘無人道！

悲涼中透著吶喊，困苦中有著反抗，艱難中還有希望。「那一年的豌豆差不多全開了白花」，在全文低沉壓抑的氣氛中，迎來了希望的光芒。舊的制度終究會被推翻，新的生活即將開始……

每次讀到痙弦先生的作品，總能感覺到作品深處帶給我的回味，歷久彌香。痙弦先生的作品文字精鍊、語言生動、描寫傳神。文章不長，卻以點帶面，具有廣泛的社會意義，令人讀罷反思中回味悠長，是我們借以學習的榜樣！



詩人痲弦與諾拉賞櫻花。(諾拉提供)

痲弦和牛車圖書館

文/諾拉

鄉村小路上，一輛牛車在塵土飛揚的路上高高低低地顛簸著，上面放滿幾箱沉甸甸的書，車上四歲的男孩兒手捧著一本畫書津津有味地看著，指著一個生字問旁邊坐著的爸爸，爸爸耐心地回答後慈愛地遞上一塊荷葉包著的蔥油餅，孩子接過來，小心翼翼地放下書吃起來。趕車的老大爺說，前頭馬上就到小官莊了。

這是 1936 年，地點是河南南陽縣，孩子的爸爸王先生是縣民政教育館負責普及文化的小官兒，多小呢？手下只有一輛牛車，一個車夫和很多書。白天他和他的流動圖書館四處走鄉串鎮，每到一個地方，男孩兒拿起銅鑼「鐺鐺」地敲。

婦女兒童聽到後爭先恐後地跑來，以為是貨郎來了。

等看清車上是書，婦女們失望地走開了，留下嘰嘰喳喳的孩子們，每人拿起一本有字有畫的書看起來。

太陽下山了，下農地幹活的大人回家了，媽媽們做好了晚飯喊叫各家的娃兒，孩子們戀戀不捨地放下書離開牛車回去了，還不忘問牛車圖書館什麼時候再來。

多年後，痲弦對我說，在牛車上看了很多書。從那時起埋下了對詩歌及文學愛好的種子。爸爸對酷愛讀書的兒子也充滿期待，願他成為作家：「希望我兒成為中國文壇上的亮角兒」。

1932 年出生在河南南陽的痲弦原名叫王慶麟，1948 年他和中學老師同學一起南下渡海去了臺灣。

從軍，讀戲劇專業，寫詩，演話劇……繁忙中男孩兒長大了。晚上夜深人靜，思鄉之愁的痲弦哼起了家鄉小曲，一曲唱罷已是淚流滿面。拉起二胡吱吱呀呀，痲弦的筆名由此而來。

1952 年，痲弦的詩開始引起人們的關注，後來他和張默，洛夫三個年輕的詩才創辦了《創世紀》詩刊，當時大家都窮，三個人常常把給孩子買奶粉的錢拿來辦雜誌。不久《創世紀》在華文世界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在臺灣娶了妻生了兩個女兒，生活慢慢安頓下來。

1969 年痲弦赴美在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作家寫作計劃」，兩年期間寫下了大量詩作。

從美國回到臺灣後，痲弦在《幼獅文藝》雜誌社任主編，做「為他人做嫁衣裳」的工作。

70 年代中期，痲弦先生擔任臺灣最大報系《聯合報》的副刊總編，報業旗下的《世界日報》遍及全球每一個有華人的地方。我就是 80 年代末在南太平洋的一個小島上訂閱了《世界日報》認識了有詩有文的副刊，並開始投稿。

做編輯常常繞不開「耕了別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而痲弦卻在百忙中創作了很多好詩，同時鼓勵說服了不少文藝青年成了知名作家。

作家們公認痲弦是最富有人情味兒的編輯，例如以傲慢出名從不和人打交道的張愛玲收到痲弦的包裹裏，既有報刊雜誌也有她愛吃的罐頭，為之感動。痲弦自稱是：失敗的作家，成功的編輯。我卻認為是他既是成功的作家詩人，也是成功的編輯。

痲弦的宗旨：立德立言立功立情。

痲弦保留了當副刊編輯時與當代文人的 3000 多封書信，這些書信經幾年的整理無償捐獻給了臺灣國家圖書館。

1998 年，痲弦從報社退休回到加拿大溫哥華與妻子女兒團聚。每每有年輕人新書出版，痲弦仍不厭其煩地給他們寫序言。他說：不做偉大的詩人，願做偉大的朋友。

再次回到河南老家已是 43 年後的 1991 年了，他的爸爸媽媽再也沒見到。所以對爸爸回憶最深刻的就是童年的牛車圖書館，而對媽媽的回憶永遠定格在離別時媽媽把熱騰騰的餅塞進書包的那一刻。

隔半個多世紀後，2013 年在溫哥華，有一次和痲弦先生及葉嘉瑩教授吃飯，席間談到我要去河南南陽，新野和開封尋找姥姥的資料，因為她是一個有故事的人。痲弦說他也想去，完成一個醞釀已久的計劃：在老家的宅子裏建一個圖書館，名字就叫牛車圖書館。

「鄉妹啊！你要和我一起完成這個計劃。」

我說沒問題，我有許多報社及出版社的朋友，可以給你無償供書。

但幾次回國都行程匆匆，終究沒能和痲公的時間安排在一起。後來老宅圖書館還是開了，但我沒為此出力甚為遺憾。

情繫故鄉的痙弦還救過南陽的一處古建築。九十年代回鄉那次，他看到小時候經常去的南陽府衙破敗不堪，裏面住著十幾戶人家，隨即寫信給同為河南南陽籍的作家周大新，囑他拍照寫文，他負責在《聯合報》大篇幅地報導，後把剪報寄給當地政府，促成了南陽府衙整治修復，古跡得以保護。

痙弦崇尚心靈的淡泊，並說：「承認並安於生活就是詩的真理」。

謙虛的痙弦先生常常對兩個女兒說：爸爸的文學和人生是失敗的。

女兒小米——一個新生代的詩人說：「爸爸，沒有什麼能比一個失敗的人生更像一首詩！」多有哲理的一句話！

從牛車圖書館走下來的痙弦就是一首完美的詩。



痲弦詩論的文化視野與民族風味

文/章繼光

痲弦作為著名詩人紀弦的私淑弟子，他的第一首詩就發表在紀弦主編的《現代詩》上。紀弦在臺灣有現代詩「點火者」稱號，他於 1956 年元月創立「現代派」，以現代和傳統的關係挑起了寶島詩壇論爭的戰火。痲弦與洛夫、張默為首的《創世紀》詩人及其他社團的臺灣詩人都不同程度卷入了這場論爭，經歷了硝煙的洗禮。

60 年代初痲弦應邀赴美，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創作中心，並在威斯康辛大學獲碩士學位。返臺後的痲弦從此擱下詩筆，以主要精力從事報刊編務和文學批評，把編輯當成「一個事業，一個偉業」（痲弦語）的他，將主要精力投入了編輯和評論，為推動文學新人的成長和臺灣文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奉獻。在這段期間，痲弦寫作了數十萬字的文學評論，它們主要收集在三卷本的《聚傘花絮》中，集中體現了痲弦的美學經驗和見解，它們表現出可貴的文化視野和濃厚的民族風味。

濃厚的民族文化認同感與對詩歌現代化的追求，建構起痲弦具有文化視野和民族風味的詩論體系。針對臺灣早期本土化的聲音，痲弦指出：「所謂國際、民族和本土，孤立起來看都不免有所局限，只有合在一起才能成其大，才容得下一個詩人遼闊的心靈視野」，「文學史上重要的詩人，永遠是個集大成者，一件偉大的作品，既是本土的，又是民族的，而只有成為本土和民族的，才能成為國際的。」「鄉土的擴大就是中國。」

痲弦強調，國際、民族和本土三者的關係，民族性處於核心位置，它既涵納本土性，又是走向世界、通往國際化的前提。從歷史淵源追溯，本土性從屬於民族性，對待這一問題的態度，《創世紀》主要詩人的觀點是一致的，洛夫曾就這一問題對一位香港詩人說：「香港詩和臺灣詩在本質上應無不同，都是由中國古典傳統和漢語系統發展而來，也差不多同時受到西方現代文學藝術的洗禮。」對於民族性，洛夫稱之為「文化基因」，痲弦稱之為「民族性格」。其內涵都是一致的，是指滲透紙墨，並且貫穿現代詩的中華文化「血脈」與「詩魂」。痲弦指出：「抒寫真正具有中國人

精神品質而富有現代意義的詩作，以樹立當代詩學的新里程，毋寧是目前詩壇刻不容緩的要務」。痙弦指出，詩人的使命就是要致力於表現現代詩的「詩魂」，「懷著一顆中國心，一份民族情，通過作品的試驗，去尋找中國詩的原鄉」。

欣賞民族風味

痙弦通過對臺灣詩壇的掃描和 30 年代以來現代詩創作歷史的大致回溯，對兩岸詩人致力於追求民族風味的努力表示贊賞和敬意。

痙弦對 20 世紀以來大陸前輩詩人為加強現代詩的民族性格，表現「中國心靈」的所作出的歷史性貢獻表達出由衷的敬佩。他稱贊林庚的詩蕭散閑逸，創造了現代詩的「中國意趣」；贊揚臧克家《烙印》中的一些作品是「舊詩詞意像新轉的佳例」；他稱贊新月派詩人朱湘、聞一多進行的新格律試驗，是希望將西方的形式「成功地引進到中國文學的泥土上」。痙弦滿腔熱情的評贊：孫毓棠的《寶馬》是「題材上的中國」，聞一多的《死水》是「節奏上的中國」，何其芳的《預言》是「情調上的中國」，廢名的《宇宙的衣裳》「是哲學（禪）的中國」，杜運燮的《滇緬公路》、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是「鄉土的中國」；他稱贊以上這些作品和後來洛夫、余光中、楊牧、周夢蝶、鄭愁予等詩人借鑒古典在臺灣所進行的「中國化的試驗」代表了「對中國母體文化的孺慕之情」，「是新詩達到高度的必然發展，值得給予最高的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痙弦對中國現代詩的視野超越政治界線，評贊中包括了《王貴與李香香》這類 40 年代解放區陝北民歌體的作品，所表現出的審美眼光和思想度量，超過了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一些現代詩研究的權威學者。

追求現代與古典的交光互影

痙弦立足於歷史視點看待傳統與現代的關係，他說：「傳統與現代，一如河川的上游與下游，是生生不息的傳承與呼應」，「作者唯有根植在舊有廣袤的泥土裏，吸取傳統的精華，再對現階段有所自覺與體認，才有可能從而創造出新而現代的作品。」（《現代詩的省思》）。但他強調指出，對待傳統絕不是簡單的繼承，正確方式是吸取傳統的精華，同時自覺地面向和體認現代；為此對傳統必須經過「反芻」。他說：「真正的傳統精神就是反傳統，傳統精神就是不斷地求新，創造過去沒有的東西」，他以自《詩經》以來中國古代文學體裁的嬗變更新和西方文學思潮的變遷為例，指出，唯有選擇性地審慎吸收傳統，進而駕馭傳統，才能更新和創造新的傳統。「傳統」這一概念通過痙弦的解讀被賦予了新的創造性內涵。痙弦主張在選擇性地繼承古典的同時，借鑒並吸收世界其它國家的藝術手段與形式，創造出有豐富美感的現代詩。他指出，選擇性地繼承傳統形式，並學習、借鑒兼容世界上其它豐富的藝術形式，是建立現代詩可行的方向；面對開放的世界，中國現代詩既不能閉關自守，也不能全盤西化，唯一的因應之道是在歷史精神上作縱的繼承，在技巧方法（也含精神）做橫的移植「兩者形成一個十字架，然後重新出發」，追求構築「現代與古典交光互影的美感世界」。

痙弦的睿智、博學和詩人氣質使他的評論閃爍著詩性與智性、古典與現代交織的光彩。

在對蕭蕭所編詩集所寫的序言中，痙弦提出關於詩歌「美」、「思」、「力」的三種質素，它們分別為「美感的豐現」、「思想的深度」、「動人力量的深淺輕重」；並指出，「美」屬於浪漫、象

徵主義層次；「思」屬於古典主義層次，「力」屬於自然、寫實主義層次，「融彙或者具備其中一二的，便是好詩」。

「美」、「思」、「力」這三個審美概念是痙弦以傳神的手法對西方美學理論高度概括的畫龍點睛之筆，它為現代詩的創作和欣賞提供了借鑒的指標。

在評龔華的詩時，痙弦則嘗試將劉勰《文心雕龍》所談之「六觀」濃縮為「三觀」，從「真」（感情上追求真）、「深」（思想上追求深）、「新」（技巧上追求新）三個方面對這位女詩人的作品作出了細膩、深入的分析，表現出細微的體察和溫潤的詩心。

在對旅美學兼詩人盧飛白的評論時，痙弦則具現中西結合的慧眼，說：「他的詩，沉雄而奇異，常似一種近乎白話的平淡語言娓娓顯現出超乎尋常字語以外的巨大力量。」稱贊盧飛白內蘊的精神，使我們看到一個真正意義的詩人，一個哲人海德格爾所說的，呈現真正靈魂的詩人。

痙弦將中國現代詩的民族化作為自己的願景。在他的評論中我們經常會讀到類似飽含激情、文采飛揚的表達：「多麼盼望有更多的詩人，走進新詩這宏麗的殿堂，在這『靈照之鄉，應物之軒』（柳宗元語）中熙熙而歌，婆然而舞，盡情徜徉，歡喜贊嘆；放眼飛閣亭榭的檻外，展望一個詩國再興的明日」（《新詩這座殿堂是這樣建造起來的》）。

這是痙弦 70 年來的願景，也是海峽兩岸詩人共同的願景，讓我們一道期待它的實現。

（原文七千字，刊載於 2020 年 9 月號《香港文學》）



贈痲公詩詞二首

作者：沈家庄

1. 鄉情迷處（新韻）

一生奇夢寄山河，弦痲猶能賦楚歌。
對望成癡記哈客，獨吟行板伴詩魔。
憐橋晚歲花墮淚，聽海中年韻婆娑。
傲世深淵存絕響，鄉情迷處雨滂沱。

註釋：

1. 痲公《記哈客詩想》中的《寫詩像戀愛》文中說道「詩人……那些形式和意象，只不過是詩人與自我對望」。
2. 痲公有詩《如歌的行板》；詩魔，即詩人洛夫，與痲弦前後同到臺灣，二人與張默同創《創世紀》詩刊，二人亦前後同渡太平洋到溫哥華。
3. 痲公夫人名「橋」，痲公有詩《給橋》，為世所傳誦。
4. 痲公詩集《深淵》，詩評家羅青說：「自五四運動以來，在新詩詩壇上，能以一本詩集而享大名，且影響深入廣泛，盛譽持久不衰，除了痲弦的《深淵》外，一時似乎尚無他例。」

2. 高陽臺·觀賞影片《如歌的行板》感賦

嫩綠初回，冰消雪谷，海光搖盪春雲。
媿媿清弦，琤琮叩響天門。
如歌行板斯人淚，問詩人，何忒傷神？
寂無聲，秋老鷹雛，夢斷烝民。

歸來赤子家安在？見青青田壟，老母孤墳。
玉米深紅，屋簷猶掛夕曛。
踏歌八四求鹽嫗注，理髮翁注，難認鄉親。
杜鵑鳴，幾片桃花，幾捆車薪。

註一：八四，記錄痙弦一生行蹤的獲獎影片《如歌的行板》在溫哥華首映時，痙弦先生八十四歲；求鹽嫗，指痙弦作品《鹽》中的「二嫗嫗」；

註二：理髮翁，指痙弦。影片以痙弦在理髮店理髮及與理髮師的對話為主線貫穿始終。



致敬痲弦九十大壽詩聯

作者：蘆卉

1. 絕句三首·讀痲弦《秋歌——給暖暖》

乍起秋風已覺涼，冰輪熠熠照軒窗。
電傳微信詩心暖，原是痲公送熱腸。

荻花楓葉已知秋，惻惻輕寒不見愁。
雅曲驚回千里夢，歌人琴韻意中留。

洛嶺逶迤山色濛，天涯苦旅覓萍蹤。
長空雁去邊秋晚，猶有弦歌一路同。

2. 向痲弦致敬（聯）

如歌歲月，大音希聲，一代詩賢傳海外；
如椽巨筆，大象無形，世紀名編繪華章。

註：痲弦，加拿大華人文學學會《華章》月刊主編。文集第一卷本（2012-2015）題名《眾筆匯華章》。加華筆會文學講座（2021.8.）主題為《一代名編——詩人痲弦》。



向癡弦致敬（聯）

作者：微言

聯合偉業，慧眼識珠當代伯樂；
創世雄才，文心似錦桂冠詩人。



賀癡公九十壽辰詩二首

作者：陳良

1. 臨江仙·霜葉蕩秋紅 ——癡公九十壽辰作

遙望北山殘雪，近聽菲水流淙。
橋園深院小花叢。
天高雲淡遠，日暮漾清風。

一縷詩音幽渺，半杯醇釀濃濃。
身形猶健語猶洪。
菊香飄四野，霜葉蕩秋紅。

2021. 7. 19

2. 橋園的月光 ——瘧公九十壽辰作

夜靜了，
月光柔柔地照著橋園，
照在院子裏的捶衣石上。
一個老人坐在燈旁，
思緒悠悠。

灤河邊，
村莊，
院牆，
院子裏的捶衣石，
屋簷下的紅玉米，
隔壁二嬾嬾「鹽啊，鹽啊」的叫聲。

烽火中，
一個少年學生，
跟隨著學校南遷了。
媽媽站在村口，
凝望著兒子匆匆地離去。

.....

半個世紀過去了，
一個老人回到了故鄉。
河，還是那條河，
村莊已經改變了模樣。
院牆只剩下半截土坯，
只有捶衣石無聲地躺在一旁。
追尋媽媽的身影，
他來到了一座荒塚。
媽媽的屍骨就在裏面，
但已經聽不到兒子的呼喚。
老人小心翼翼地包起捶衣石，
帶到了橋園，他在溫哥華的家。

夜深了，
老人睡著了。
一輪清澈的明月，
柔柔地照在捶衣石上。



賀癡弦公九十壽詞二首

作者：馮玉

1. 滿庭芳·賀癡弦公九十壽

菲水煙波，洛山嵐翠，初秋西岸風光。
橋園芳榭，黃髮白清揚。
四海賀箋紛至，南山壽、同慶稱觴。
詩儒健，欣迎九秩，更待品茶香。

從軍傷離別，歌吟桑梓，夢念高堂。
創世紀，風雲席捲蒼茫。
堪慰文壇泰斗，回眸處、桃李芬芳。
林泉外，天高氣爽，萬里瑞雲長。

註：茶香指茶壽，是108歲的一種說法。

2021年8月7日

2. 臨江仙·敬賀痙弦公壽

大雅弦歌聲播遠，天鵝之籟流傳。
左營創世正當年。
副刊曾寄夢，慧眼薦英賢。

赤子情懷深若海，華章續寫新篇。
桃源歸處有清歡。
一觴飲百歲，一詠似謫仙。

註：1、天鵝之籟，余光中說痙弦的詩如天鵝之音。

2、創世，指張默、洛夫、痙弦合辦詩刊《創世紀》。

3、副刊，指《聯合報》副刊。

4、華章，指痙弦移居加拿大後，與加拿大華人文學學會同仁在世界日報上創辦的文學副刊《華章》。



獻給痙弦先生的詩詞聯

作者：劉明孚

1. 與痙弦先生唱和

人

人肆無忌憚地
無視神的永在和權柄
以為這樣就可以唯我獨尊了

2015年11月30日

謹錄痙弦先生原玉：

神

神孤零零的
坐在教堂的橄欖窗上
因為祭壇被牧師們占去了

1957年3月

2. 臨江仙·如詩的人生

戰亂流離何曾想，飄零隔岸懷鄉。
夢聞搗衣更思娘。
墓旁淚雨落，砧板運溫莊。

三車並進創世紀，詩壇譽滿名揚。
橋園執手草花香。
勤耕攜晚輩，揮筆譜新章。

2019年8月29

3. 賀壽聯

舉世名編，行板如歌迎上壽；
文壇伯樂，抱團取暖品新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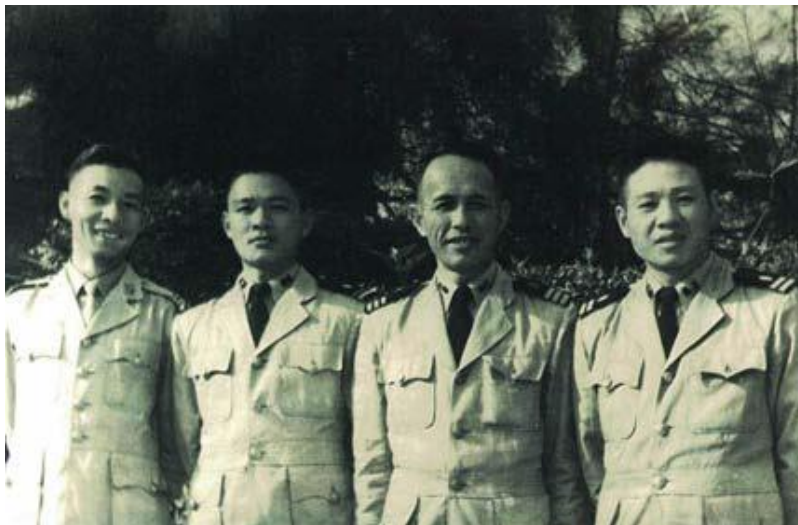
2021年8月15日



鷓鴣天·壽症弦詩翁

作者：南山

襟次淵深信有由，風雲百疊少年愁。
歌來行板成創世，吹徹心香足忘憂。
情溢海，夢為舟，笑將琴劍戲沙鷗。
客中高揖詩翁壽，一片卿雲萬里秋。



《創世紀》創刊之初，三位創辦人張默、洛夫、痲弦與詩人彭邦楨合影。

歲月如歌

——致痲弦先生

作者：韓長福

生活是一首詩 一支歌
而您是一本厚重的書
頁頁故事多

故土情深
所以宣統那年的紅玉米一直在心上掛著
母子連心
所以槌衣石從中原到北美相隨相依
愛妻情切
所以一輩子尚嫌不夠天長地久
民族大義
所以豌豆在二嬋嬋的身後開了白花

腳步
邁過歲月的滄桑
一世的詩人
甘做園丁伯樂
寬廣的胸懷
成就了無數人的文學夢想

幽默讓歲月有了色彩
充滿歡樂
呵護讓家庭暖暖
盛滿愛意

因為愛
情絲綿長《給橋》
因為愛
《如歌的行版》
跳躍在太平洋、臺灣海峽和中原大地
餘音繞梁

（初稿於 2019 年 08 月 29 日癸公米壽之際
二稿於 2019 年 09 月 03 日
三稿於 2019 年 10 月 18 日
四稿於 2021 年 08 月 08 日）



祝賀癌公九十壽誕

作者：索妮婭

你的足跡
中國人的一生

一片黃土的兒子
屋簷下紅玉米的穗子
捶衣石邊忙碌的娘親

饑腸轆轆不醒事的少年
在一棵古槐樹下完成了
逆轉一生的盛宴
一碗肉，一塊饅
從此撒開了娘親的手

風中的黃土地
泥土的芳香
娘親掛滿淚珠的眼

懷裏揣著的永遠是
娘親塞進書包溫熱的蛋
不醒事的少年

你不知道
自己已長成風中蘆葦
你不知
不耐煩推開娘親手的一瞬
便是這一生匆匆永別

炮火硝煙
無數次回首尋覓
卻再也找不到了，卻再也回不去了
再也無法在一盞油燈火苗的跳動中
尋到一雙慈愛的眼
它疼愛的光，曾籠罩你入夢香甜

能撫摸的只有門前
裂開一道縫隙的捶衣石
是娘親心頭太痛了？
痛到
終於見到愛兒
便炸裂開，悲喜交集？

亦或是因著歡欣
張開了口
露出再也抑制不住的笑顏？

又或者，她只是想和你說話
張著口
晝夜夜，無止無休
說也說不完，說也說不完哦
那塊被娘親眼淚浸泡過的
捶衣青石

一粒風中的種子
在藍色星球飄飛過九十個歲月
帶著泥土的根
在滾滾紅塵中盤旋

抽出枝繁葉茂的翠綠
抖落一路酷暑霜寒
古幹虬髯，舉著墜滿生命的果實
落地生根

在楓葉的國度裏
偎著淫浸過娘親淚汗的捶衣石
在藹藹暮色中，神態安詳



槌衣石

——受痲弦先生囑託而作

作者：宇秀

一說起這塊石頭，2018 年的風開始倒敘
回憶瞬間游到了白河邊
你就哭了

涓水湯湯，槌聲嘖嘖
空空不見槌衣人

你就哭了
這些個風裏的櫻花只管粉著她們的臉
哪裏懂得你的哭泣
你的南方出生的女兒不懂
北美的春天也不懂
這裏沒有茴香草，沒有酸棗樹、也沒有會陪你哭泣的
野苧薺

你的淚太鹹太澀，落到石上石頭也會疼啊
可憐她沒有傾訴的嘴巴
只好把身體裂開來給你看她的痛

那是痛裂了的母親魂
那是背井離鄉的傷痕

你可看到，你可看到呀
祖母正在她身上洗父親的衣衫
母親也在她身上濯娃兒的褲襪
她們揉啊

搓啊
槌啊……

你那黑了一冬的襖
在母親的棒槌下，又順從又頑皮
白河水卻一浪浪嘆息
嘆母親的巧手終究無緣剪裁你的法蘭絨長褲
野苧齊也一聲聲啜泣
泣母親的慧心到底沒能觸摸你的燈草絨上衣

白河水潺潺，槌衣聲嘖嘖
像放大的木魚禪音，從佛堂廟宇到鄉村市井
這石頭最是隱忍、安靜，不厭其煩
聽祖母的叨叨，聽母親的喃喃
聽她們揉搓衣裳裏的心事
聽她們槌打歲月裏的寂寞

十七歲的青春
如何知道一塊青石原是母系血脈裏脫胎的骨頭？
當母親逝去
當古井枯竭
當房屋坍塌
當城頭變換了大王旗
唯有這塊骨頭
守著半截山牆，蹲在家破人亡的門口
等你，等你，等你……
不怕蟲蛀，不怕雨打，不怕火焚，不怕光灼
唯獨怕你哭泣

加拿大的屋檐下
沒有人家懸掛紅玉米
再多的憂郁，你也不能掛在那裏
唯與來自老家的槌衣石默默相視，那青石上的紋路
猶似母親的掌心
讀不盡裏面的曲曲彎彎
空把兩行清淚垂掛成宣統那年的對聯

你莫哭啲
這裏沒有銅環滾過的崗子，沒有外婆的蕎麥田
也沒有驢兒，和那拴驢兒的桑樹
你的哭泣
櫻花不懂，矮塔松不懂，秋天的槭樹也不懂
即便夏日的莓子
也只管把眼珠子長成深藍色炫耀於枝頭
視而不見外鄉人的憂愁
你就哭了

那合歡那杜鵑咋還不開呢？難不成在替你
思想？想那青石板如有一日成了天堂裏的眠床
故鄉啊，必定也在天堂

啊，涓水湯湯，槌聲嘖嘖
依稀月下槌衣人

後記：

晚年移居加拿大的詩人痲弦，從老家南陽運來一塊其祖母和母親生前用過的槌衣石，安放在溫哥華的家門前。2018年4月6日，痲公指著家門口石階旁一塊青石板，給我講起她的來歷，說到石板身上的裂縫，淚水奪眶。遂囑我替他寫一首詩。白河，古稱涓水。源於河南嵩山，流經南陽境內，系南陽境內重要水系。